◇生活空间

我的“另一半”

[南京]时文山

回望半生风雨,我人生所有的拼搏与荣光,有一半都要归功于我的夫人。

她姓钟,身高1米65,外表文静秀气,看上去身形单薄,骨子里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坚韧。

年少在家时,她曾是被爷爷奶奶、父母捧在手心里疼爱的姑娘,一家人百般呵护、格外娇惯。遇见我、与我相爱相守后,旁人都说:被宠大的人,因为一个常年身在军营的我,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头。

1983年10月,我应征入伍,离家从戎。在外驻守,难得相聚。家中父母年老多病,也常年需要照料陪护。忠孝难以两全,我顾不上家庭、侍奉不了双亲。赡养老人、抚育幼子、撑持家业的重重压力,全都压在了夫人一个人的肩上。

最让我刻骨铭心、心怀愧疚的,是她生孩子的那段艰难时光。我所在部队任务繁重、纪律严明,人员不得轻易请假,我实在难以抽身返乡。夫人临盆待产之时,我远在苏北军营。家中老人体弱,自顾不暇,无力前去照料。她孤身躺在产床,承受分娩的巨大痛楚,没有亲人陪伴,只能依靠同病房病友搭手相助。一个女人一生中最脆弱无助的时刻,是她独自一人咬牙闯过的。

孩子降生后,我依然坚守岗位。直到孩子快满月,部队领导体恤家中难处,才批准我休假回家。归家时,夫人正静静等候,让我亲自为孩子取名。这份漫长等待里,藏着数不尽的委屈与期盼,每每回想至此,心中满是愧疚。

那个年代,家境清贫,谋生格外艰难。为撑起整个家,夫人日复一日不停奔波。白天照看幼子、料理家务,还要耕种田地,春种秋收,稻谷、麦子、蔬菜,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忙完家事,她还要进厂上夜班,常常到很晚,才拖着一身疲惫回家。

孩子的教育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夫人。迫于生计,她时常带着孩子一同进厂上班。厂区环境杂乱,孩童天性好动。万般无奈之下,她只能用长绳把孩子轻轻拴在固定位置,一边埋头做工,一边时时牵挂着孩子。夜深之时,她耐心给孩子讲故事、讲道理,教孩子正直做人、踏实做事、向善向上,以优良家风滋养孩子成长,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夫人就在这田间地头、工厂夜班、柴米油盐、孝老育儿之中耗尽心力,默默吃苦,半生无怨,半生无悔。我戍边卫国的那些岁月,家里所有风雨坎坷、酸甜苦辣,全都由她独自扛下。无数个难熬的日夜,她从不诉苦、从不抱怨,始终温柔坚韧、通透善良。她平凡而伟大的坚守与奉献,组织与邻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凭借数十年默默持家、拥军顾家的赤诚担当,她被所在街道评为“优秀军嫂”,还受邀参加部队军嫂座谈会并发言,真情讲述基层军嫂的坚守,诠释军属舍小家为大家、家国为重的崇高情怀。

每天清晨我出门时,总会刻意放轻脚步,生怕惊扰她休息。可每次走到门边准备开门,总能听见她轻轻地叮嘱:路上慢点,注意安全,早点回来。每天傍晚,她都会估算我下班到家的时间,提前倒上半杯温水,温度刚好,等我进门就能喝上几口。若是我临时加班晚归,杯中水冷了,她就再添一些热水,温热的茶水,暖身,更暖心。

数十年如一日,她隐忍坚守、默默托举,让我能够放下后顾之忧,安心戍边报国、安心履职干事、安心坚守初心。她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扛过的难,是我半生最愧疚、最动容、最感恩的记忆,也是我往后岁月,持续勤勉精进、向上向善、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在她的理解和支持下,我的生活倍感幸福,工作也得以顺利推进。在她言传身教下,孩子品学兼优,长大之后踏实稳重,赢得了领导、同事的广泛好评。

我的“另一半”,以平凡书写伟大,用坚守成全圆满,值得我一生敬重、一生珍惜、一生感恩。

◇灯下漫笔

一口古井的“底线”

[杭州]张炎琴

村东头那口井是哪个年代打的已经无从查考,爷爷说小时候那口井就在那里,井口青石板上深深的凹痕一个挨着一个,几代人用过的绳子留下的痕迹如同时间刻下的印记。井壁上的青苔是苍翠欲滴的深绿色,但是井水却是清澈见底,可以看到下面的卵石。

小时候每天早上和祖母一起到井边打水,把木桶用绳子绑好,慢慢放下去,当桶底接触水面时手腕轻轻一抖,桶就翻转过来装满水了。提上来的水,祖母先舀上一碗,仰起头喝上几口说这水很甜,我也喝着凉爽甘甜的水,似乎一下子就将整个夏天吞进了肚子里。

井水冬天的时候是暖和的,夏天的时候又是凉爽的。冬天打上来的水冒着热气,洗手也不觉得冷;夏天吃起来很舒服,可以当作天然的冰箱使用。小暑前后,母亲会买几个西瓜,用网兜装好后放进井里。到了傍晚把西瓜取出来切开,瓜瓤鲜红透亮,咬一口,清甜的汁水立刻从嘴角流到脖子。那时候没有冰箱,但是有井水就等于有了最滋润的生活。

祖母说这口井好,好的地方就是有“底线”。我对此并不了解,于是就问她到底什么是底线。她指着井口说道:“你瞧,井水什么时候漫出来过?”下再大的雨,它也决不会溢出;即使旱上几天几夜,也不会干枯。它知道自己深浅的程度,并且也知道自己的容量有多少。俯身往井里看去,水面非常平静,映出我的脸庞,一动也不动。祖母还说过,做人要像井里的水一样,心中要有尺度。不贪心、不争夺、不随波逐流。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井水之所以不溢出,是因为它的深度足够大。地下水源不断补充,井水才得以长期保持不干枯的状态。人有了足够的深度,外界的喧嚣、诱惑、浮躁等就很难动摇他内心平静。不枯竭的原因是有水源。地下有暗河不断地流淌着,所以井才会一直存在下去。人的“源”就是良知、底线、不容易妥协的坚持。

村里有一个姓陈的老会计,做了三十年的账目都没有出过差错。有人想让他做假账,但是被他一口回绝了。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固执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大家都有好处。陈会计指着那口井说道,“你看这井里的水已经清冽了几个世纪。我如果浑浊了,就不如井水清澈了。”那个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后来陈会计退休以后,村里人送给他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清如井水”。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安装了自来水,打开水龙头就有水,非常方便,但是这口井却慢慢地被冷落了。青石板上长了一层薄苔藓,井边凹下去的地方还存在,但是已经没有绳子可以用来打水了。有时路过的时候会往里面看一看,井水还是那么清冽,水量也没有什么变化。不论有没有人来打水,它都会自己保持清澈。这样的坚持令人佩服。

宋代诗人林景熙有一首名为《古井》的诗,其中写道:“百尺寒泉浸古苔,分明照见我心来。”古井能够映射人的心灵,而人的心灵也应该像古井一样。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保持清白之身,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不为利益所动摇。这就是对“廉洁”最直接的理解,并非要远离人世间的烟火气,而是要像井水那样有底线、知深浅、不外溢、不断流。

自来水是外面流进来的,关上阀门就没有水了;古井里的水来自地下,源源不断地涌出。人这一生当中依靠外物总是不可靠的,只有心中那口“井”挖得深、守得住,在各种情况下才不会慌乱。

站在井边的时候,耳边就会想起祖母的话:“做人要学井里的水。”她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但是她说的很多话都很在理。因为很深所以安静,由于不争所以常常满溢。廉洁的人大概就是挖一口深井,把地面上的污浊隔绝在外,只取地下的一股清泉。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我都会保持自己的水位,不高傲、不卑微、不浑浊、不断流。这就是底线。

◇钟山夜谭

呵呵

[广州]刘强

同事阿峰的销售工作做得非常好,业绩长期稳居全公司第一,我决心将他列为学习榜样。经过观察,阿峰的一个习惯引起我的注意:他每次接通客人电话,开口说话之前总是呵呵地先笑上一回。

我私下问阿峰:“你为什么还没开口就呵呵地傻笑几秒?”

“你以为我是傻笑吗?欲语先笑,一是营造轻松愉悦的沟通氛围,二是利用笑声为自己赢得思考时间。在笑的同时,我用大脑极速搜索已知的对方信息以及自己公司与之匹配的产品价格、性能、交货期等,做到心中有数,待洽谈时能够相对熟练、专业,从而提高成功率。”阿峰看着我说。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阿峰凭借一次电话就能赢得客人信任,其中的奥妙就隐藏在他呵呵的笑声中。这让我想起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苏轼给朋友写信最爱用“呵呵”一词。有人统计苏轼书信里的“呵呵”,竟然出现了40多次。比如,写给陈季常“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写给文可与:“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写给鲜于子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这些“呵呵”均在信尾,看似无关紧要,实际表现出苏轼幽默风趣、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更是向朋友传递出直面困难、笑对生活的信心,并以此共勉。

我想,如果苏轼见到朋友,说话前肯定会先“呵呵”地笑出声来。

从古至今,微笑都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无需铿锵的言语,却能叩响人与人之间紧闭的心门,开启彼此理解、相互信任的通道,传递出人间的善良与温暖。

生活中,面对十之八九的不如意,我们不妨呵呵一笑。

◇尘世写真

摩的营生

[五指山]吕俊杰

山城的坡,是铆着劲儿往上拱的。大街小巷,少有平直坦途,走着走着,脚底板就感受到了那股子来自山城的倔强。于是,摩的便成了这城里最活泛的脚力。它们不像别处的出租车那样规矩地排着队,而是三三两两散在小区门口、街角巷尾,车头微侧像闲候主顾的摊贩。驾车的人,肤色是常年日头晒出的那种酱色,眼神却炯炯有神,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过往的行人。

要认出拉客的摩的,其实不难。车头前方,准有一个固定的小铁盒,好些年前是用来放零钱票子的,如今里头躺着张过塑的二维码。后座则焊着加固的可伸缩钢筋架子,模样粗笨却结实,一麻袋山货或是两筐青菜绑上去,稳稳当当,肚量不比小三轮差。这车改造得处处是讨生活的痕迹,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我曾在小区门口撞见过一桩讲价的买卖。一位大姐要往老市场去,摩的师傅开了八元的价。大姐嗓门亮堂:“我天天坐,五块钱啦,走不走?”师傅搓了搓把手,露出无可奈何的笑:“一大早多三块钱啦,让我吃个早餐粉汤嘛,现在粉汤加蛋都要十块钱嘞。”大姐作势要走路去,脚迈了两步,又折回来,跨上了后座。车子突突地走了,留下一团青烟,散在温湿的空气里。那三块钱的计较,是日子与日子之间的磨合,一分一厘都透着实在。

然而这营生,如今是愈发难做了。早些年山里交通闭塞,信息也不通畅,摩的师傅们从早到晚脚不沾地地忙活着。现下不同了,家家有了小车、电动车,街边停着成排的共享单车,手机一点,网约车几分钟就到跟前,公交车也有好多条线路。客源被一层层分流殆尽,剩下的大多是些阿公阿叔、大姐大妈,或是喝了酒不敢骑车,或是拎着大包小包走不动坡路,才肯抬手招车。晚十点之后,倒还有一番别样光景,师傅们穿梭在山城的夜色里,拉的客人十有八九是从烧烤摊、KTV、酒吧散出来的,脚步趔趄,言语含混,歪歪斜斜倚在后座上指路。

按照城市管理规范,这类摩托载客属于违规营运,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道理清晰明了。可在坡道连绵的山城,这份讨生活的营生始终未曾彻底消失。街角的摩的少了些,却不曾绝迹,在山城的解放路口、市场边,总有那么几辆车安安静静地候着,像一个不肯退场的旧角色,明知道戏台子快拆了,还是要把最后一个亮相走完。

我坐过一辆摩的,师傅是个寡言的中年人。车子起步时,引擎发出一阵略显吃力的嘶吼,随即变得温顺,驮着我们扎进了雨林的山城里。风是从雨林深处挤出来的穿堂风,带着草木味和丝丝的凉意。上坡时身子不自觉微微前倾,仿佛能帮着车子多攒几分力气;下坡时又忍不住屏住呼吸,看两旁高大的树、沿街的店铺、往来的行人都像流水般向后淌去。师傅开得不快却稳,遇到减速带老远就松了油门,让车子轻轻滑过去。这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是他在这山城里一碗热饭、一碗烟火慢慢熬出来的日子打磨成的。临下车,我递过十块钱,他点点头,调转车头,油门声重新清亮起来,很快便被坡道吞没了。

这营生或许终将被更快的车轮碾过,但那后座上捆过的一麻袋山货、雨夜里递出的旧雨衣、讲价声里夹着的粉汤与蛋。这些细碎的、温热的东西,是这座山城怎么也熨不平的褶皱,藏在每一趟突突远行的车尾灯里,沉沉地,又轻盈地,往夜里去。



扫描二维码,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B座西窗”。投稿邮箱:yzwbfanxing@163.com